

文匯出版社

石评梅文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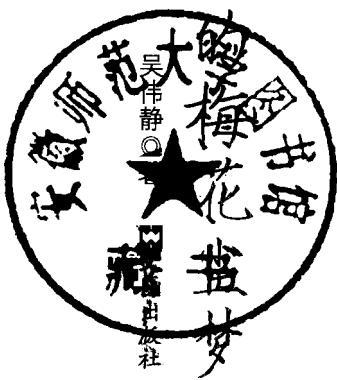
凌寒俏丽的
梅花小梦

吴伟静◎著

我的心是深夜梦里寒光灼灼的残月，
我的情是青碧冷静永不再流的湖水。

石评梅文传

凌寒俏丽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石评梅文传：凌寒俏丽的梅花尘梦 / 吴伟静著. - 上海：文汇出版社，

2013. 2

ISBN 978-7-5496-0822-5

I. ①石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石评梅 (1902~1928) —
传记 IV. ①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012885号

石评梅文传：凌寒俏丽的梅花尘梦

作 者 / 吴伟静

责任编辑 / 乐渭琦

特约编辑 / 李辉 瑞霞

装帧设计 / 多多设计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
策 划 / 光 南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邮政编码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深圳市永利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年2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889×1194 1/32 字数 / 240千 印张 / 9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96-0822-5

定 价 / 25.00元

目 录

序 言 一瞥中的流水与落花 / 001

第一幕 诗在梦边生：她在清晨等待锋刃 / 003

- 01 | 书香门第
- 02 | 天地巨变
- 03 | 举家赴太原
- 04 | 学堂生活

第二幕 青春的纯白：通往绽放的火车 / 029

- 01 | 梅花初绽
- 02 | 国父孙中山
- 03 | 太原女师
- 04 | 险被开除
- 05 | 窒息的抉择
- 06 | 走出娘子关

第三幕 厥利涛语：笔落惊风雨 / 071

- 01 | 上京求学
- 02 | 慈父的嘱托
- 03 | 文字变铅字
- 04 | 人生只若初见
- 05 | 狂笑高歌
- 06 | 被撕碎的初恋
- 07 | 文学的门槛

第四幕 烟霞余影：新愁埋在旧愁的坟墓里 / 117

- 01 | 一来二往的信笺
- 02 | 重拾信心

- 03 | 女高师旅行团
- 04 | 拟写游记
- 05 | 辞别红楼

第五幕 落花瘦影：风中柳絮水中萍 / 153

- 01 | 梅窠不倦
- 02 | 锥处囊中
- 03 | 红叶传情
- 04 | 一抔黄土
- 05 | 狂风暴雨之夜
- 06 | 心灵的港湾
- 07 | 观望社戏

第六幕 红叶相思：把剩下的所有泪流到你坟头 / 199

- 01 | 独身的素志
- 02 | 异乡的月饼
- 03 | 《妇女周刊》
- 04 | 象牙戒指
- 05 | 魂归陶然
- 06 | 醒后的哀歌

第七幕 最后岁月：不愿为一己悲愁而悄悄死去 / 243

- 01 | 墓畔的守候
- 02 | 痛哭和珍
- 03 | 蔷薇惊艳
- 04 | 病来如山倒
- 05 | 春风青冢

序言

一瞥中的流水与落花

君之荣绩昭著于女校

君之人格深印于人心

凡事当前

君虑周而敢任

欣到而不矜

当年的陶然荒丘，一个女子孤坐于此，把所有泪流在了坟头。
岁月不居，现在的陶然高石墓，每逢至清明节，已然凭吊者万千。

那个女子，便是与吕碧城、张爱玲、萧红并称“民国四大才女”的石评梅。

她的一生，如此让人徒呼奈何。炽烈执著的高石之恋，让所有的浓情蜜意都浅薄虚无。悲悯是她天然的气质，在灵魂深处溢出她在古典文学中的痴怨缠绵，却又在新文学的星空里大放异彩。她在文字中呐喊，却又无声地悄然而去。

积极与消极、死寂与热烈，这些矛盾的情感交织成她悲海世界里的颤抖哀泣，跃然成纸上的诗字。生如闪电之耀光，死如彗星之

迅忽，正如她所咏，正如她经历的爱情一般，飘鸿的一生，正是流水落花的一瞥中。

历史在时代的风烟中消失殆尽，伊人已逝，让人不禁感叹惋惜，幸而留下了篇篇诗文，让我们追寻她的流风遗韵，她的情痴与唯情。

第一幕 诗在梦边生

她在清晨等待锋刃

01 | 书香门第

1902年的中国，内忧加外患，清政府的黑暗统治、列强的铁蹄犹如遮天蔽日的雨雾阴霾，笼罩在中国的上空。在这阵突发的痛苦痉挛中，在民族情感的支配下，各种力量开始各自分化组合，并在各种的矛盾中此消彼长。

然而，这一年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却是芬芳吐蕊、星光熠熠的一年，在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上人才辈出。著名文学家沈从文、胡风、戏剧大师阳翰笙，数学家苏步青，物理学家周培源，生物学家童第周，化学家吴学周就是在这一年诞生的。局促的现实环境正是滋养人才的华丽沃土，同样的境遇，也出现在了太行山西麓的晋中东部。

这一年的一天，山西省阳泉市郊区义井镇的小河村里，石家花园的一隅，老妈子和婢女行色匆匆。那时的小河村还属于平定县管辖。

清朝雍正年间，石家祖先在小河村建造起了石家花园。石家花园依山而建、靠水而存，由二十一个大大小小的三、四合院上下叠落而成，错综复杂，历时几年才修建完成，规模颇大，算得上是当地的显赫大户人家。就算是在这样饿殍满地的年头，石家也能够保持衣食无忧的宽裕生活。

这家的男主人石铭徘徊在房屋外，神色焦急地往屋内张望。由于房门紧闭，他看不见任何东西。即使有人出来，房门也立马被出来的人关上。白驹过隙的短暂时间，石铭并不能够见到他想见到的，只得一再向走出房门的老妈子询问一番。

在石铭面向的房间内，他的续弦夫人李氏正在痛苦地分娩。

不久，和所有呱呱坠地的婴儿一样，屋内这个刚出生的婴儿，用一阵如洪钟般有力的啼哭告知所有人，她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了。

石铭扔掉刚刚点起的烟斗，奔向了屋内。他不是第一次做父亲，只是过了不惑之年又得一子，他难以控制住一种奇妙的期待。接生婆告诉他，是个千金。石铭莫名地兴奋，安抚了卧榻上苍白的妻子后，便接过老妈子怀中的襁褓。只见婴儿双目半睁，也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第一次见到的父亲，忽闪的眼睛还残留着泪花，娇俏可爱中难掩清秀。明澈的双眸，似水中朗月般纯洁。婴儿微微扬起的眉跟自己如出一辙，看得石铭喜得合不拢嘴。

老来得子，使得四十六岁的石铭对这个女儿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。他和妻子都十分喜爱这个孩子，视她为掌上明珠，为其取乳名为心珠，学名汝璧。这个父母心窝里的掌上明珠，便是后来与吕碧城、张爱玲、萧红并称“民国四大才女”的石评梅。后来，心珠因爱慕梅花的俏丽坚贞，自取笔名为石评梅。

石铭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举人，又名鼎丞，中举之后便为封建的清政府效力。但他并不随封建制度般死板落后，既无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，也从不反对女子读书学习，甚至大胆提倡女子进入学堂读书，并在后来将这一想法付诸行动。

石铭已步近晚年，早已深谙世间之道，天真无邪的心珠是他最大的精神寄托。闲暇时刻，教授心珠读书写字便成了最大的乐趣。

在心珠四岁的时候，石铭就教授心珠学习《三字经》《千家诗》和《百家姓》等，对她进行启蒙教育。得以父亲的遗传，心珠自小生得一副文人气质，她不仅能够对这些枯燥乏味的古文熟读成诵，而且能够通过自己的悟性，加以父亲的讲解传授，读懂了书中的大概含义。

当然，对于一个宛如白纸的稚童，枯燥的古诗文并不能带给她笃志不倦的持久乐趣。心珠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乏味起来。后来，在父亲潜移默化地影响下，心珠对书卷文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

心珠能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，正是由于父亲的教导。在石铭的亲自教授引导下，心珠熟读四书五经等各类古文经典，并且能够找到其中的乐趣。经典的古书文字，似一棵枝柯如虬龙的古榕，散发出的幽幽古老气息，仿佛可以抚平她年轻的躁动。古书中文字精辟、理论深刻，为心珠以后的笔耕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国文基础。山西地处内陆，遭受到战争的侵袭并不算多。在这样无虞的环境中，心珠耳濡目染着父亲舞文弄墨的才子气质，手捧书卷，在文学的世界里勾勒出了一幅清清淡淡的轮廓。

时光的更迭，以季节变化的画卷，多姿多彩地走过平定的街头

巷尾。

朝晖暮景，十年的光景如烟花般绽放。懵懂的心珠就像花园里的一只花蝴蝶，在自己的世界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在石家的花园中，心珠徜徉在亲人的温情港湾里，父女二人读诗挥墨，沉醉其间。而这时，古老的中国正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。十岁的心珠并不知道，这接下来的天地巨变，也带来了她人生的“沧海桑田”。

02 | 天地巨变

“一沟流水几桥横，岸上人家种柳成。来岁春风千万树，绿烟和雨暗重城。”^[1]古州平定城，一条嘉河缓缓流淌，穿城而过，河水清澈透凉，鱼跃畅游；那飞架在河心的几座石桥殷勤地弯着腰，一声不吭地接待着百代之过客；河之两岸，绿柳成荫，柔软的枝条随风摇摆，婀娜多姿，给古老厚重的平定城增添了一抹灵动妩媚，充满着春的勃勃生机。

石评梅最爱这平定城的春天，细雨蒙眬，绿柳婆娑，目之所及，尽是美景和希望。小时候，每当做完功课，她很少待在房间里，而是和小伙伴一起到外面玩耍。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，无不牵动着这个懵懂少女的好奇心。

平定城虽小，却也雅致，处处溢满书香气息。在北宋时平定就

| [1]摘自元好问《乡郡杂诗》

有了书院，有冠山精舍、吕公书院、石楼书院、秀水书院、崇古书院、名贤书院、高岭书院、槐音书院、冠山书院等。“科名焜耀无双地，冠盖衡繁第一州”，平定自然当仁不让成为文献名邦。

石评梅喜欢在这充满书香气息的天地间徜徉。从上城走到郊外，沿街大道小巷，门前大都挂着不少木匾，“岁进士”、“文魁”、“太史第”、“榜元”的蓝底金字牌匾高悬门庭，点缀了“风行文教，雨化英才”的书习文气。

儒林文苑，品高月旦，行走其间，目之所及，处处是碧涧生辉，青山如画，更兼家家户户“室有余香谢草郑兰窦桂树，家无长物唐诗晋字汉文章”，文风正气，笔韵墨芳。在这样的一方天地里，有无尽的知识等着石评梅去汲取。

所以，无论去哪里，石评梅都随身背着一个小书包，里面放着笔墨纸砚，以便随时记录下一些有趣的见闻。平定城里处处是文化，一砖一瓦都刻满知识，每次外出回来，在她小小的书包里，白纸上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。有时候兴致来了，她还会实地写生，将看到的美丽景色描摹下来。久而久之，竟也无师自通，绘画技艺也有了一定进步。

小书包里还装着一样宝贝，那就是书。无论到哪里都要带着书，这是石评梅与生俱来的习惯。据说，石评梅刚生下来的时候，不知为何昼夜啼哭不休，连一口奶也不吃，医生也看不出啥名堂。这时竟有传言，说此女生下来就一直啼哭是凶兆，于家宅不利，且这婴儿八字硬，应该溺死了事。看着啼哭不止的婴儿，石家上下顿时乱了手脚。

虎毒不食子，看着满脸挂满泪珠的婴儿，石铭怎么忍心溺死

自己的骨肉。可是，这么小的婴孩一直啼哭也不是个事，石铭的眉头皱成了个大疙瘩。还是妻子李氏弄来个偏方，说要在婴孩的枕头底下放些书。石铭知道书乃压邪镇魔之宝，不妨一试。于是，他把一些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之类的书放在石评梅枕头底下，说来也奇怪，哭声顿时停息，家人都惊讶不已。

从此以后，每当石评梅哭闹不止时，家人就拿书来哄她，屡屡见效。据石评梅小时候的玩伴张金荷回忆：“她哭了，给个烧饼她并不喜欢，只要随便给她本书看，尤其是给她些有图的书时，她就高兴地跳起来。”^[1]

渐渐长大后，母亲特地为石评梅缝制了一个小书包。黑色底子的布料，漂亮的流苏，书包的正面还绣了一枝梅花，鲜艳夺目，石评梅特别喜欢。

石评梅每天都随身背着这个小书包，有时候和小伙伴玩累了，她就从书包里拿出书，念故事给小伙伴们听；有时候，她一个人坐在河边的柳树下，静静地阅读；有时候，她坐在乡亲邻里的小院里，认真地听老人讲那些有趣的事；有时候，她还会拿出纸笔，将听到的事认真地记录下来……

她喜欢这些安静美好的时刻，有一种很温暖的情愫悄悄地在心田氤氲。一直以来，她都很享受这样安静温暖的感觉，就像和母亲待在一起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母亲常常在灯下教她读书。从牙牙学语起，母亲就从认字块、读唐诗、背《古文观止》到《幼学琼林》一

[1]摘自张金荷《忆少年评梅》载《阳泉文史资料》第二辑，1985年5月

点点教她，还给她讲解文中的小注。

“一到灯光辉煌的时候，母亲怕我孤寂，就坐到我的小竹床上，用伊软绵的爱手，抚着我的散发，谈许多的故事给我听。当我每次上由睡梦中哭着醒来的时候，母亲准在我旁边安慰我，有时还问问我已认过的字忘了没有？”^[1]在石评梅的成长中，母亲一直都是如此娴静温柔地相伴。

和母亲的爱相比，父亲的爱更有一种“离经叛道”的打破常规。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，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，但石铭对石评梅的爱却从没有少一分。他查经据典，为女儿取名汝璧。“汝”字是家族排辈的字，璧者是“和氏璧”之意。“和氏璧”是春秋时期赵国的无价之宝，石铭在任的赵城是赵氏最早的封地，所以给女儿起这个名字，来纪念他在赵城当教谕时得一女，更显示女儿在心中占据的重要地位。

石评梅满月的时候，石铭给她办了“抓周礼”，就是把食品、算盘、刀剑、书册之类的东西摆在炕上让孩子抓。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不是抓了些胭脂粉盒，他父亲骂他乃酒色之徒吗？在那样“男尊女卑”的时代，一般这“抓周礼”只是限于男婴，可这次石铭破例要让女儿试试手气，谁知这小小的女儿竟抓起一大本书册来，石铭欣喜非常。

对于这个女儿，石铭总想给她不一样的成长。在那样的时代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但他一直鼓励女儿学习文化知识。那时候，女子缠足之风依然盛行，但石铭却从不主张给女儿缠足，任由女儿光着

| [1]摘自石评梅《病》

大脚丫子到处跑，村里人都看不惯，他却一点也不以为意。

有了父亲的特殊宠爱，石评梅从小就敢于冲破旧的封建习俗，不畏强暴，不怕邪恶，有一股强烈的新时代女性的英豪气概。

一次，石评梅问母亲自己是怎么来的，母亲开玩笑说，三月三日观音堂降香，因求子心切，想偷个菩萨座下的泥娃娃，但手忙脚乱偷了个扎毛桃的丫头，所以生下了她。石评梅信以为真，于是，她在西房贴着张黄裱纸，灵机一动写上了“仙姑在此，诸神退位”几个大字。母亲见了，气得拿鸡毛掸子打她，没想到石评梅也不躲，面无惧色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是观音老母的玉女仙姑，神鬼都害怕，你打我要遭罪的。”看着她那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母亲一下子乐了，只好说了句“你这丫头”作罢。父亲石铭知道这件事之后也笑了，却并没有责罚。

在父亲的“溺爱”下，石评梅常常敢“口出狂言”。一年春节，石铭偶发兴致，画了一幅中堂，简单几笔便勾勒出一个白发老翁。石评梅在一侧看得高兴，来了诗兴，等父亲画完，她便拿起笔在画上题了一首诗：“我乃上方一老仙，东方几次窃桃还。想因王母朝天去，白鹤仙童树下眠。”^[1]读着这首诗，石铭不禁喜上眉梢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对女儿大加赞赏。

父亲对石评梅的影响是极大的，在她后来的文章里多次提到，文章《战壕》中就写道：“我生平以为最幸福的一件事，就是我有思想新颖的父亲，他今年七十二岁了，但他的时代精神、革命精神却不减于我们青年人。所以我能得今日这样的生活，都是了解我、认

| [1]摘自柯兴《风流才女石评梅传》